

新文学评论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中国新文学学会 主办

- 我们这时代的阅读和写作 / 叶兆言
- 重审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 诗人档案 / 寒烟
-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 / 孔范今
- 山东论坛 / 流动的文学史叙述
- 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

2013 / 4
VOL.2 NO.4

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艾 斐 古远清 朱栋霖 乔以钢
刘醒龙 张 炯 陈平原 陈忠实 陈思和
苗得雨 周健明 於可训 胡亚敏 洪子诚
姚海天 顾 彬 黄修己 阎 纲 阎晶明
董之林 蒋守谦 舒信波 温儒敏 熊德彪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生 王本朝 王 彬 彬 朱水涌 刘复生
严 辉 杨 扬 杨 彬 李云雷 李少君
李建军 李遇春 吴 义 勤 何言宏 何锡章
宋剑华 张永健 张 志 忠 张清华 张新颖
陈公仲 陈晓明 欧阳友权 罗振亚 周晓明
周新民 赵小琪 南 帆 柳忠秧 施战军
洪治纲 贺仲明 贺 桂 梅 郭宝亮 黄永林
阎 志 程光炜 谢 有 顺 熊元义 樊 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八)/黄永林,阎志,张永健
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622-6443-9

I. ①新… II. ①黄…②阎…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
第 297849 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冯会平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刘 峥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字数:338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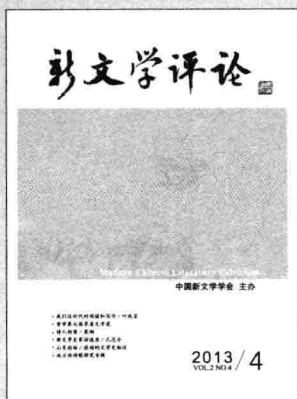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1

版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新文学评论

2013/4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主 编:黄永林 阎 志 张永健

执行主编:李遇春

副 主 编:樊 星 贺仲明 周新民

编辑部主任:严 辉

编 辑:《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xwxpl@sina.com

地 址: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 编:430079

主办单位:中国新文学学会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作家语录·叶兆言

我们这时代的阅读和写作

——在南京大学读书周的讲演 叶兆言/4

重审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主持人语 周新民/10

重读《秦腔》

——论《秦腔》的叙事结构及其现实意义 赵 艳/12

理性化的运思与理想化的构建

——论《湖光山色》的“新乡土叙事” 阳 燕/17

“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双面谍影

——重评《暗算》,兼论麦家与当代华语小说的可能性

..... 刘月悦/25

悲悯大地上的温情岩画

——评《额尔古纳河右岸》 张建波/33

诗人档案·寒烟

主持人语 张清华 王士强/38

写你命定的那一份 寒 烟/40

“这逆境对于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命定的”

——寒烟访谈 冯 强 寒 烟/41

“踌躇的一刻”

——寒烟诗歌中的爱与死 冯 强/45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孔范今

赓续人文传统 重构文学史编

——孔范今先生访谈录 孔范今 马 兵/51

山东论坛·流动的文学史叙述

主持人语 黄万华/57

黎明铜镜里的“今天”

——“白洋淀诗群”的“新语言”探索 亚思明/58

196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著的政论式写作 张 军/68

批判中的承续

——1960年代香港《中国学生周报》对“五四”新文学遗产的整理

..... 王艳丽/73

1950年代台湾文学期刊“发刊词”研究 李浏清/79

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

主持人语 李少君/85

“广西形象”的多重镜像

——论新世纪初诗歌中的“广西形象” 罗小凤/86

执著坚守与寻求突破

——论新世纪以来的福建诗歌 伍明春/92

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新世纪江西诗歌 龚奎林/99

河北诗歌:精神气质与地域意义 辛泊平/107

新世纪辽宁诗歌的特有图景和价值 张立群/114

中国当代戏剧研究

中国当代话剧的现代形态和后现代形态 胡鹏林/119

“样板戏”传播的狂欢化现象 李 松/128

由传统走向“现代”

——新时期以来浙江越剧探究 张艳梅/136

学院风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当代文学史教材编写

——回忆与思考 刘守华/142

埋葬,或沉积

——从《青春之歌》的“改写”和“被改写”谈起 ... 陈雪娜/145

吴欢章诗歌二元对立结构论 孙培培/152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李猷诗话研究 黄坤尧/155

淡墨痕中,清气犹在

——写作《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的六则交代 吴海发/163

中国新文学在海外

《荒人手记》与/即具感染力的后现代主义

..... [美]柯德席(Nicholas Kaldis)著 [美]史小玲译/166

学术交流

战争文学的书写与演变

——中国新文学学会第二十九届年会暨“和平文化

与战争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仁宝/173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艾 斐 古远清 朱栋霖 乔以钢
刘醒龙 张 炯 陈平原 陈忠实 陈思和
苗得雨 周健明 於可训 胡亚敏 洪子诚
姚海天 顾 彬 黄修己 阎 纲 阎晶明
董之林 蒋守谦 舒信波 温儒敏 熊德彪

编辑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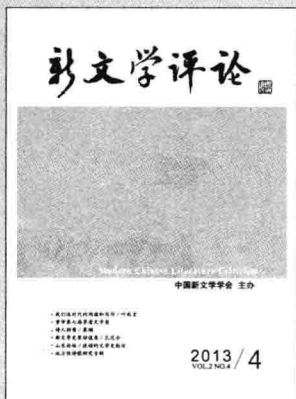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生 王本朝 王 彬 彬 朱水涌 刘复生
严 辉 杨 扬 杨 彬 李云雷 李少君
李建军 李遇春 吴 义 勤 何言宏 何锡章
宋剑华 张永健 张 志 忠 张清华 张新颖
陈公仲 陈晓明 欧阳友权 罗振亚 周晓明
周新民 赵小琪 南 帆 柳忠秧 施战军
洪治纲 贺仲明 贺 桂 梅 郭宝亮 黄永林
阎 志 程光炜 谢 有 顺 熊元义 樊 星





新文学评论

2013/4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主 编:黄永林 阎 志 张永健

执行主编:李遇春

副 主 编:樊 星 贺仲明 周新民

编辑部主任:严 辉

编 辑:《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xwxpl@sina.com

地 址: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 编:430079

主办单位:中国新文学学会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

作家语录·叶兆言

我们这时代的阅读和写作

——在南京大学读书周的讲演 叶兆言/4

重审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主持人语 周新民/10

重读《秦腔》

——论《秦腔》的叙事结构及其现实意义 赵 艳/12

理性化的运思与理想化的构建

——论《湖光山色》的“新乡土叙事” 阳 燕/17

“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双面谍影

——重评《暗算》,兼论麦家与当代华语小说的可能性

..... 刘月悦/25

悲悯大地上的温情岩画

——评《额尔古纳河右岸》 张建波/33

诗人档案·寒烟

主持人语 张清华 王士强/38

写你命定的那一份 寒 烟/40

“这逆境对于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命定的”

——寒烟访谈 冯 强 寒 烟/41

“踌躇的一刻”

——寒烟诗歌中的爱与死 冯 强/45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孔范今

赓续人文传统 重构文学史编

——孔范今先生访谈录 孔范今 马 兵/51

山东论坛·流动的文学史叙述

主持人语 黄万华/57

黎明铜镜里的“今天”

——“白洋淀诗群”的“新语言”探索 亚思明/58

196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著的政论式写作 张 军/68

批判中的承续

——1960年代香港《中国学生周报》对“五四”新文学遗产的整理

..... 王艳丽/73

1950年代台湾文学期刊“发刊词”研究 李浏清/79

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

主持人语 李少君/85

“广西形象”的多重镜像

——论新世纪初诗歌中的“广西形象” 罗小凤/86

执著坚守与寻求突破

——论新世纪以来的福建诗歌 伍明春/92

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新世纪江西诗歌 龚奎林/99

河北诗歌:精神气质与地域意义 辛泊平/107

新世纪辽宁诗歌的特有图景和价值 张立群/114

中国当代戏剧研究

中国当代话剧的现代形态和后现代形态 胡鹏林/119

“样板戏”传播的狂欢化现象 李 松/128

由传统走向“现代”

——新时期以来浙江越剧探究 张艳梅/136

学院风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当代文学史教材编写

——回忆与思考 刘守华/142

埋葬,或沉积

——从《青春之歌》的“改写”和“被改写”谈起 ... 陈雪娜/145

吴欢章诗歌二元对立结构论 孙培培/152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李猷诗话研究 黄坤尧/155

淡墨痕中,清气犹在

——写作《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的六则交代 吴海发/163

中国新文学在海外

《荒人手记》与/即具感染力的后现代主义

..... [美]柯德席(Nicholas Kaldis)著 [美]史小玲译/166

学术交流

战争文学的书写与演变

——中国新文学学会第二十九届年会暨“和平文化

与战争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仁宝/1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八)/黄永林,阎志,张永健
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622-6443-9

I. ①新… II. ①黄…②阎…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
第 297849 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冯会平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刘 峰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http://www.ccnpupress.com>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字数:338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1

版次:2013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我们这时代的阅读和写作

——在南京大学读书周的讲演

◆ 叶兆言

各位校友，同学们，你们好，十分感谢，谢谢你们过来捧场。也要谢谢洪馆长，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这次面对面的机会。关于今天的话题，我曾事先咨询过洪馆长，希望他能为我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建议，问他我应该说些什么，他的回答是随便说点什么，说什么都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洪馆长真是不拿我当外人，一点都不见外。当然，这说明母校气氛是很自由的，我知道这个，我也曾有过这样的体验，言论自由在这所学校里历来都是有光荣传统的，即使是在特殊的年代，它也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我知道，在这里说什么都可以，我很高兴回到一个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母校。

俗话说，凡事开头难，很多事只要把一个头开好了，后面的买卖就好办。写文章的道理是这样，想方设法考进一所好大学也一样。我知道你们都是很优秀的学生，不优秀你们过不了这所大学的门槛。我们母校的门槛是很高的，要想跨过它并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开头都是重要的，一个好的演讲开头和考上一个好大学一样困难。

为了今天的演讲，我不敢说自己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可以说已做了“过分”的准备。演讲定在今天晚上，从这个日子定下来以后，我就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思考，究竟应该在这里说些什么呢。随便说固然是好事，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随便说的能力，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其实也很困难，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是一种非常高超的能力。事实上我一直悄悄地在做着准备，心里在默念，在背诵，已经对着无形的你们说了许多话。当然都是些废话，想说的再多，想表达的内容再丰富，最后又没有说出来，注定都是废话，不

应该说比废话都还不如，因为这些话没有被记录在案，还没有说出来就夭折了，因此，它很可能什么都不是，连泡沫都不如。

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很高兴同时也觉得非常荣幸。想过很多个开头，结果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用哪一个开头才好。还是先说说老实话吧，除了高兴和荣幸之外，我现在的心情更多的是紧张，“少小离家老大回”，母校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先不要说我跟这个崭新的学校，跟这个美丽的校园没什么关系，就算是我的孩子，一个刚毕业的博士生，她作为校友，她的本科也是在南大读的，也从没有在这里读过一天书。现在的这所学校不仅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对很多年龄比你们大的校友都一样。

一眨眼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三十五前的秋天，我有幸进入了这所学校。那时候，我已经当了四年工人，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考上大学，就是能够重新走进课堂。那时候的录取真是有些不可思议，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像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录取通知会放在最后。我记得当时的情景就是，身边的考生都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可是南大的通知书却放在最后。当时真的很担心，很被折磨，毕竟高考刚刚恢复，虽然考分面前人人平等，仍然还会有很多理由不让你录取，譬如政审，譬如体检。很幸运，我被这所学校录取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非要回答自己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就是有幸进入这所学校。因为进入这所学校，我的人生被彻底地改变了。

写过一篇回忆母校的文章，当时是为了一个什么纪念日，是建校一百年还是别的什么，反正是要你写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我想了想，就真把自己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件事写了出来，这就是厕所里的气味。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为什么会念念不忘这么一件听上去不是很雅的事情，为什么？

这跟当时的苦读学风有关，那时候，为了同学们的身体健康，学校到晚上是要拉灯的，到了晚上十点，除了过道和厕所，所有的灯都被强制拉灭了，而学生为了多读一会书，便端着凳子坐在过道里看书。过道的灯很暗，靠近厕所那里才会亮一些，所以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苦读。大学四年，尤其是前两年，我感到的最大压力就是同学们实在是太用功了，一个个都是学习狂人，都是学霸。附带说一声，那个厕所里气味真的很大，臭气熏天，弥漫在空气中，让人头晕恶心，你们想想，都是年轻人的青春气息，都是荷尔蒙，我夸张地说一下，那气味划根火柴都可能点着。

时隔多年，这所大学变化真的太大，变好看了，当然还有一个变化，这就是女生变多了，变得太多太多。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整个南京大学只有一栋女生宿舍，就是这一栋，也仍然还没有填满，一楼还住着男生，为女生们看家护院。物以稀为贵，我想当年男生们的用功读书也是有道理的，这和女生太少多少有些关系，那年头没有电视，不能上网，大家有劲也没地方使，想泡妞又没几个妞，那就拼命读书吧。我想现在的情况肯定不一样了，如今的文科都快成为《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了，到处都是美女，最不起眼的小男生也会觉得自己是贾宝玉，你们如果没心思读书似乎也是情有可原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说到现在，我都是在说些不着调的事，还是坦白一下“近乡情更怯”吧。你们别以为我站在上面侃侃而谈，倚老卖老胸有成竹，其实内心深处非常紧张。我不善于演讲，站在这个讲台上，心里此时七上八下。按说也不应该再紧张了，毕竟我已经是第三次走上这个讲台，而且是在不长的时间内。然而前两次比较简单，前两次都是“打酱油”，只是在这个讲台上站台，帮人家呐喊助威。记得第一次是胡乱说了几句，为在这做活动的中华书局说了几句好话。第二次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作为颁奖嘉宾走上来说个奖完事。

今天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就像一位害怕考试的同学一样，最后的关头已经到了，已经没有退路。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我站在这里已无退路，怕也好，不愿意也好，必须咬着牙走上讲台，必须要通过这次考试，必须把这个学分拿到，必须大胆老脸地丢一次脸。记得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好像有十多个人，一排人傻傻地坐在上面，挨个过堂发言，就像是说群口相声一样。我并没想到自己会被安排在最后一个讲话，在座参加过那次大会的同学一定记忆犹新，当时的情形是我在琢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按岁数，按坐的位置，按级别，都应该很快就轮到我发言。在这样场景中，我真的希望能够早点说完，早说早完事，早死早投胎。别人说话的时候，你总以为主持人会让你马上发言，就要轮到你了，可是接下来，每次都是点了别人的名字。

这次的情形也有几分相似，上次是坐在讲台上等，这次呢，却是在私底下等。事实上，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象应该跟你们说些什么。等待有个好处，它可以让你的想法更成熟，但是也可能更混乱。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想得太多了。像上一次那样，自从日子定下来，我就有些迫不及待地想把这次讲演讲完，等待的时间越长，我的思想就越会开小差，就会越想越多越想越乱，最后就会乱得都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

想得太多也是麻烦，为了今天的演讲，我想得太多太多。这些想法，夸张地说，写一本书都足够了，说不定讲一学期的课都可以。我是个作家，有着太多的想象力，有太多话要说，有太多的想法想表达。而关于演讲，我又缺少最基本的锻炼，演讲也得要尝试，也要训练，可是我平时的习惯，基本上都是在拒绝。当一个自由自在的职业作家有个好处，这就是你可以拒绝很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说一句老实话，我的性格非常不适合演讲。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者。什么叫怀疑主义呢？就是什么都觉得会有问题。说话的时候，我总会想到自己这样说不太对，不太妥当。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固执，让同学们产生错误想法，因为有很多问题，我自己还没有想明白，很可能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幼稚的错误的。我曾跟作家余华聊过这个话题，他就笑我，说

这个确实很麻烦，演讲就是要让别人相信你说的话，你自己都没相信，你又怎么能说服别人呢。

今天的讲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和写作”，已经扯了半天，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说到正题。好吧，别再乱扯了，还是回到几个关键词上。海报上的那几个词都太大了，什么时代呀，阅读呀，写作呀，三言两语都说不清楚。我要非常老实地告诉你们，它们只是装装门面的大旗和虎皮，只是挂着的羊头，都是做广告，我今天最多也就是点到而已。什么才是这个时代的阅读和写作呢，我说了什么都不能算，是什么要靠你们自己回去琢磨。

还是聊聊“打酱油”吧，今天扯了那么多，也许你们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打酱油”这个词。我刚刚扯了那么多，说来说去，仍然是在“打酱油”，说一些没什么道理的空话。不管这句话中不中听，我还是要把它说出来：“作家其实就是‘打酱油’的，尤其或者说像我这样的作家。”也许我注定会让你们感到失望，你们会发现，作家原来就是这个德性，就是这个思想觉悟。今天我来到这里，除了“打酱油”，就是想解除作家头顶上的光环，同时也让你们变得更加自信：今天坐在台下的同学，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人像我一样，走到这个光荣的讲台上来。我今天只不过是现身说法，让你们信心十足，让你们明白，一个像我这样没有什么逻辑的人，一个不太会表达的人，一个纯粹是“打酱油”的家伙，都敢站在这里胡扯，那么至少说明这活以后谁都可以干，而且请你们相信我，你们一定会比我说得更好，表现得更出色。

我已经几次说到了“打酱油”，这个听上去不那么好听，有点玩世不恭，有点对文学缺少敬意，有点敷衍这次讲演的意思。当然不是这样，我可不是个玩世不恭的人，我非常敬重文学，非常在意这次演讲。我对文学的热爱远远超过你们的想象，文学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一切。如果没有文学，我的人生将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必须要讲真话的作家，我真的没有办法避开“打酱油”这个词。因为这就是赤裸裸的真相，这个词用在一个作家身上非常合适。说白了，作家就是一个“打酱油”的人。我这么说，丝毫没有亵渎文学的意思。

三十多年前，我在这所学校念书的时候，文学的

地位非常高，高得非常离谱。一部小说可以让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发表一部小说可以立刻让你从一个小人物变成大人物，从一个屌丝变成明星。那时候有门课叫文学理论，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应该是还有，不过我想它的腔调一定是改变了。我读书的时候，文学理论基本上就是一门自吹自擂的课程。

老师们会怎么说呢？都是一些很神圣的词汇，古人怎么说文学，领袖们怎么说，名人怎么说。关于文学有很多美好的大词，什么改造国民性，什么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说过一句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些说明什么呢？说明文学很厉害，对社会有着非常大的功用。然而文学的真相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常常有人要举鲁迅的例子，说鲁迅的文学观充满了社会正义感，他才是真正的作家。常常有人用鲁迅来指责当代作家没有良心，说当代作家没有担当，是玩文学，缺乏社会责任感。

不妨听听鲁迅当年对黄埔学生是怎么说的，他在那次著名的演讲中说出了文学的真相。很多同学其实都应该知道他说过这话，因为那次演讲的内容写成了文章，收在文集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鲁迅没有跟黄埔的同学们谈小说，基本上也没有谈文学。他的一番演讲，概括起来了就一个主题，赤裸裸地鼓吹暴力革命。面对即将驰骋战场英勇杀敌的军校学生，鲁迅把话说得直截了当，一下子什么都给挑明了：

“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鲁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只是很坦白地告诉大家，文学其实是最不中用的东西，是没有力量的人讲的话。他接下来还有这么一段文字，我说给大家听听：

“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

人只有到了没办法的时候，才会借助文学，所以文学常常是无用之人玩的事，鲁迅随手举了几个很生动的例子，说自然界老鹰捕雀，猫捉老鼠，不声不响的是老鹰和猫，吱吱叫喊的是雀和老鼠，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会叫的被不会叫的吃掉。文学向来都是弱者的声音，在强者的心里，根本算不上什么。我们都知道毛主席老人家也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

做文章”。经过考证可以确定，这话比“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还要早一个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鲁迅的演讲结束没几天，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国共从此正式翻脸，四个月以后，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主张，因为这句话，共产党得了天下。

都是知识分子，都是文化人，鲁迅只是动动嘴，只能玩玩笔杆子，再厉害也不过是被别人所利用。枪杆子的厉害不用多解释，过去常说关键时刻，到了亡国之际，要投笔从戎，因为最终解决问题，还是得靠军事实力。我曾经十分怀疑鲁迅的演讲，是为了讨军校学生的喜欢，是为了鼓励未来的年轻军官们，后来终于明白，他远没有那么世故，只不过是说了千真万确的大实话。

现实生活中的文学，常会无端被拔高，上升到让人脸红的地步。圈外的人说说也罢，多少还有些客套，有些敷衍，偏偏许多文学圈里的人，揣着明白装糊涂，也经常忘乎所以。文学的作用向来都被夸大的，看见有人把文学拔得过高，高得太离谱，我就会想到鲁迅当年是怎么说的。

作家张爱玲看到街头有个警察在欺负一个拉三轮车的车夫，她很愤怒，然而首先想到的，不是立刻回去写文章，或者像今天这样发一个微博，抨击社会上的不公，而是想到自己最好能去嫁一个市长，然后再让自己的老公去收拾那个坏警察。这个例子真的很生动，形象地说明文学再好再厉害，在现实生活中，也就只能是扮演一下“打酱油”的角色。文学永远站在弱者一面，从事文学的人自己就是弱者。文学是生活不幸者的职业，一个“打酱油”的人其实就是一个旁观者，文学的现实恰恰就是这样。我们只能选择旁观，文学是一种旁观者的干预，如果你们要更有效地改变这个社会，最正确的选择不是从事文学。你们应该去干些别的什么，干一些别的更实际的工作，譬如经商，譬如从政，譬如学法律。你们应该直截了当地去考公务员，不是为了待遇，不是为了有参与获得腐败的机会，而是为了真要想改变这个不健全的社会。

在当官的面前，我们都是最普通的草民，我们都是屌丝，我们必须了解自己，非要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去操那些当官的人才应该操的心，是不现实的。如果

(某些)当官的在腐败，却非要让我们去反腐败，让作家，让你们这些无权无势的学生去反，去喊口号，不这样就说我们没有责任感，就说我们是在逃避，这个好像也太扯淡了。哪朝哪代都知道贪腐不好，说白了，腐败就是无法无天，就是欲壑难填，这么简单的道理用不着我们再来唠叨，人不能这样，世道也不能这样，你们占了便宜，你们得了好处，却怪人家的文学不追求理想，怪人家的文学不出来干预。

文学的现实是什么呢，首先，经过过去几十年的作家的努力，当代文学的水准已经大大地提高了。就文学品质来说，它比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学热的时候强得多，甚至也比所谓的现代文学要强许多，无论是在思想或艺术上，当代文学都有着非常明显的提高。对于一个有心人来说，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困难。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文学的光环却越来越淡，文学的光环已经不复存在。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电视征婚节目《非诚勿扰》，这显然是你们都熟悉的。有一个场面你们肯定都熟悉，当征婚的男士说自己喜欢文学，喜欢写诗，立刻会引来一片灭灯声，喜欢文学成了美女们痛下杀手的直接原因。在20世纪文学热的时候，喜欢文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包装，文学是一种有品味的象征。男男女女不管是不是真的在阅读，都喜欢传递出这样的信息，说自己喜欢文学，喜欢看外国小说。可是今天的风气已经完全变了，我前面还说过，今天的演讲要去掉文学头顶上的光环，事实上，根本用不到我来去除，文学的光环早已不复存在了。

德国人顾彬把中国当代文学称为垃圾，他的声音非常尖锐，而且大快人心，在网络上获得了一片赞扬和叫好。共鸣发源于内心深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句话给了那些根本不阅读当代文学的人，那些其实什么都不阅读的人，一种道德上的借口和安慰。中国是一个有文化的文明古国，一向是提倡读书的，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多少年来，我们都相信读书是万能的，读书是高尚的，即使到了今天，文学的光环已不复存在，我们仍然还要心有不甘地搞这样那样的读书活动，要搞读书周，要鼓励大家去阅读。

顾彬给予当代文学的这一棒子，正好让大家放下

了缺乏阅读的包袱，解除了大家心头没文化的顾虑，从反面证明了不阅读也是对的，也是有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是垃圾干吗还要再去阅读呢。我曾用过“当代文学是跌倒在街头的老人”这个形容，一个老人在街上跌倒了，按照最基本的道德观，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地上前将老人搀扶起来，将老人送到医院去。可是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非常堂而皇之的理由拒绝，这就是说这个老人他会讹我，出于保护自己的理由，我就可以十分坦然地冷血，视老人躺在地上而不顾，同时还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安慰。同样的道理，对于当代文学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不阅读，我们先给它定个位，说当代文学是垃圾，因此为了洁身自好，我们就不想再阅读，然后呢，然后就是其实我们什么也不在读。所谓不读当代文学常常就是一个幌子，其他的什么世界文学名著，其实也不可能阅读。大家能看看改编的文学名著影视，就已经是给文学面子了。

这个就是当代文学的真实处境，一方面，有一批作家默默耕耘，努力写作，正在千方百计地探索，试图提高当代文学的水准，另一方面，在读者方面，遭遇到了太多的冷漠和拒绝。今天，很多人不阅读已是个赤裸裸的真相，人们都不是再用眼睛去阅读，我们更多的是用耳朵去读，然后再用嘴巴去人云亦云地传播别人的观点。记者就是这么写书评的，评价一部当代小说的好坏，不是凭我们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什么，不是用我们的心灵去感受，而是靠听来的各种小道消息和新闻片断，然后又当作自己的经验说给别人听，理直气壮地发表议论，毫不客气地骂娘。很多人现在都是文学评委，他们只关心排名，只关心排行榜，他们总是像猜谜一样给当代作家胡乱打分。

文学还能干些什么呢？文学就是文学，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文学是通过虚构来干预这个社会。我们经常会编这样的一些小段子，譬如我就曾经写过文章，说民国年间有一位老先生这么说，说北京是个官场，上海是个十里洋场，于是想做官的年轻人都跑到北京去了，想挣钱的都去了上海，只有想读书的书呆子才会来南京读大学，因此南京这个地方最适合读书人。后来我写了一本《南京人》的书，把这句话的意思又给放大了，说南京人和北京人不一样，北京人

想当官，上海人想发财，南京人当不了官发不了财，因此他们什么都不想，天生是六朝人物。

中文系的前辈董健老师信以为真，曾经很认真地问我说这话的那位老先生是谁，谁才是这位民国的高人，他说这些话很对，很有道理，很符合实际。我只能对董老师坦白说，没有这样一位老先生，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段子是我瞎编的，是文学创作，它只不过是代表了一种美好的理想，我希望南京的大学生是这样，希望南京的老百姓是这样。平心而论，天下乌鸦一般黑，五十步笑一百步，事实上的南京大学生、南京老百姓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也都好不到哪里去。“倾巢之下，岂有完卵”，这年头，大家都想升官发财，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尴尬，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活生生的现实。

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段子，也不知道是谁制造出来蒙人的，就是说中国人不怎么阅读，而在法国巴黎的地铁上，有很多人都在读名著。同样的描述，说在俄国莫斯科的广地上，有不少市民在看诗集，因此对比起来，好像中国人显得特别没文化，我们的市民特别没教养。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当然不是，我出国在外，经常留心外国人的阅读状况，事实的真相是整个世界都不在阅读，阅读已经非常边缘化了。当然，不阅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天塌不下来，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好玩的东西，人们为什么非要阅读呢？许多关于阅读的光环，都不过是编出来的励志故事，都不过是心灵鸡汤。

南京这地方适合读书是个假象，国外的读书空气也是个假象，没有什么适合阅读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不适合阅读的地方。阅读就是阅读，不阅读就是不阅读，找不找借口都一样。为什么要制造出这些虚假的东西呢，我想这就是文学存在的原因，也是文学的目的，我们大家都需要有些心灵鸡汤一样的东西来滋补一下，有些谎言只是善意的，然而它说到底还是谎言。凡事都有一个“相对”：相对于北京上海，相对外面的世界，南京毕竟是个可以读书的地方，起码我们希望是这样。

这些假象就是文学，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我们都希望这样。文学只不过是利用虚构，用虚构的方式表达一些非常良好的希望。换句话说，文学永远只是

理想。喜欢文学的人被讥笑为书呆子是有理由的，我们就是书呆子，当然，光是表达希望还不是文学，理想也不全是文学，文学更重要的还得像今天这样，要勇敢地揭露真相，要实事求是。虚构的真实不是真实，要告诉大家，尽管这样那样更好，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其实大家都不怎么读书了。阅读已经不再时髦，阅读正在远离今天的日常生活。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搞读书周呢，就是想提倡读书，就是想恢复读书曾经有过的荣耀，就是想改变这个不怎么阅读的活生生的现实。

能不能改变呢？我想是不能的，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时代的风气从来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家不能因为你是写书的，你是写小说的，你表达了什么远大的理想，就要求别人都来读书。这个世界是自由的，一个好的社会也应该是充分自由的。文学说到底，最后只能是喜欢文学的人的事情。聊以自慰的是，当今世界读者少了，但是读者的队伍却可能更纯粹了。阅读和写作都已经变得非常小众，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应该因此放弃写作，放弃阅读。对于我们这些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文学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的一切。它热闹不热闹早就变得无关紧要，我们还在坚持，我们还能够坚持，不是因为文学这个行当需要我们，不是因为它伟大，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用，不是因为它的实用价值，而是我们需要文学，而是我们离不开文学。当然，我说的这个我们，其实是特指我这样的人，是专指喜欢和热爱文学的我们。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还是回到前面说过的话，文学说白了，是想表达那样一些良好的愿望，当代文学是有追求的，当代文学当然不是垃圾。同时，我还想强调再强调，相对于政治，相对于经济，相对于军事，相对于法律，文学很可能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正是因为它的无用，它的不实用，才导致出现很多轻视它的理由和借口。关于文学无用的话题我已经在很多

场合说过，也唠唠叨叨地写了不少文字。话多必失，言多往往害义，关于文学无用这个话题今天可能说得太多了，这显然并不是我的本意，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它的美好。我之所以这么说了前面的一大堆话，不是想简单地证明文学的无用，这是无需证明的，我不想让大家进一步轻视文学，而是想强调它的美好。文学是非常美好的精神佳肴，我的目的是希望大家正视现实，希望大家能够去品尝它。我不过表达了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其实作为一个作家，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千方百计地努力把文学这道大菜做好，然后希望读者能够去分享它。菜有没有做好才是作家的义务，也是作家的责任，好的菜肴没人品尝，作家干着急没用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应该是读者的遗憾。人生免不了太多的遗憾，面对美味佳肴，你们依然无动于衷，可惜的只是你们。有用没用这把实用主义的尺子是衡量不了文学的，文学有自己的度量衡，有它自己的好坏标准。你永远无法用实际的重量和长度来衡量文学。文学就像男女之间的爱情一样，它是非常美好的东西，是心灵之间的奇妙感应，从来都不是用有用没用来衡量的。没有爱情，人类照样可以存在，人类照样可以延续。文学的道理也是一样，但是有爱情和有文学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了爱情，有了文学，人类的生活才有可能变得更美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些话题已来不及展开了，好在这些话语，这些想法，我都写过文章，我的书里都有，你们如果有兴趣，还想进一步了解，可以去找来读一下，我这里也算是为自己先做个广告。时间已经到了，我不能再这么自顾自地说下去。下面是互动环节，请同学们提问，我们继续聊聊大家更感兴趣的话题。

谢谢大家。 **别立文学讲坛**

2013年10月28日 南京大学图书馆礼堂

主持人语

◆ 周新民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于2008年10月25日完成评审，其参评作品是发表、出版于2003年至2006年间的长篇小说，共计有130部作品参评。评奖的喧嚣早已尘埃落定，回望这些作品，我们还是能从中寻觅到它们的特别之处。

在中国，现代意义的长篇小说是一种“新”小说体式。据考证，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长篇小说是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发表于1922年，距今不过90年。之所以说长篇小说是一种“新”的体式，还意味着长篇小说作为文学体式，还处在发展过程之中，尚未定型。不过，自从进入1990年代，中国的长篇小说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急剧发展的时代，为长篇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会与空间。1990年代至今，长篇小说创作一直处于井喷状况，据说，近几年每年发表、出版的长篇小说有3000多部，而建国后近20年的长篇小说发表、出版不过150部而已。虽然长篇小说的数量庞大，但由于长篇小说毕竟是一个年轻的文体，难免质量良莠不齐。同时，它也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其处理时间与空间、写实与虚构、事实与哲理、叙述与描写等各方的难度，委实要比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难得多。这也是长篇小说难读度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麦家的《暗算》、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之所以获奖，与这些作家长期的长篇小说创作经验分不开。从长篇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这几部作品，在文体实验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乡村叙事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重镇。由梁斌的《红旗谱》所代表的乡村长篇小说叙事模式，一直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典范。此后，像张炜的《古船》、

陈忠实的《白鹿原》显然是中国乡村叙事的优秀之作。尤其是《白鹿原》之后，中国长篇小说的乡村叙事是横亘在作家面前的一座高峰。《白鹿原》之后，十年间的两届茅盾文学奖再无观照乡村的长篇小说获奖，即是最好的证明。到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开评之年，经过十年的沉寂，长篇小说乡村叙事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绩，《秦腔》、《湖光山色》两部乡村叙事的作品，成功问鼎。而这两部小说，却是代表乡村叙事成就的两种范式。固有的乡村叙事，以追求史诗效果为要务。叙事乡村历史巨变为最高的审美目的。然而，在《白鹿原》对史诗的解构之后，乡村叙事对于“叙述”的膜拜显然陷入了困境。《秦腔》的意义在于，它不再依赖“叙述”组织小说篇章，而把“描写”提到小说的制高点。因此，《秦腔》才会出现那么多的“鸡毛蒜皮”的描写。显然，对于严重依赖“叙述”的长篇小说来说，《秦腔》的“革命性”意义是令人耳目一新。不过，对于患有“叙述”依赖症的读者来说，这场革命是要命的。而《湖光山色》则沿着另外一条路径开始了乡村叙事的探索。《湖光山色》给我们带来的是对当下中国乡村巨变的关注。因此，从题材来讲，《湖光山色》所涉及的是“重大题材”，从审美情趣来讲，《湖光山色》追求的是“史诗”效果。如果说《湖光山色》的追求仅限于此，显然是忽视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子夜》曾影响了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然而在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子夜》被看作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被普遍看作是“理念压制形象”。然而，作为长篇小说这种“重型”体式，没有理念作为支撑，何以成篇？《湖光山色》恢复了长篇小说曾失去的“理性”，其价值在于以“理性”——如何走出中国乡村

的困境——作为长篇小说的骨架与结构支点。因此，从文体实验的角度来看，《湖光山色》无疑是有价值的。而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四部作品中竟然有两部乡村叙事的作品，显然是和评奖周期内乡村叙事的探索与成熟分不开的。虽然《秦腔》和《湖光山色》叙述乡村的路数完全不同，甚至决然相反，但是并不妨碍这两部作品成为中国长篇小说乡村叙事的两种典范。

1980年代的小说文体热潮中，抒情化、诗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小说文体探索路径。然而，诗化、散文化是中短篇小说文体实验产物，还没有进入长篇小说中，即使有诗化、散文化，那也只是长篇小说局部的探索而已，还没有进入长篇小说的肌理。《额尔古纳河右岸》则将抒情化、诗化进行到底。小说的思想是诗化的，小说的结构是散文化的，语言是诗化的。这种彻底的散文化、诗化的实验，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显然还是第一次。迟子建把她拿手的、娴熟的诗化、抒情化表现方法，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发挥到了

炉火纯青的地步。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作品中，《暗算》无疑是争议最大的一部作品。然而，从文体实验的角度来讲，《暗算》获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传奇作为小说的一种文体，在中国古代最为发达。而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中，传奇仍然发挥了其生命力，其叙述的巧合、扣人心弦，离奇的情节，都是其最有审美魅力的地方。然而，在1980年代的小说文体探索热潮中，传奇却成为“革命对象”。作为一种小说体式，传奇消失了。《暗算》是一部十足的现代传奇，它带给我们的审美惊艳与冲击力，复活了中国这种传统小说体式。

本期重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几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发掘了几部获奖小说在文体探索上的表现与价值，多有闪光之点。不需赘述，留待大家阅读与品尝。**彭文宇评论**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重读《秦腔》

——论《秦腔》的叙事结构及其现实意义

◆ 赵 艳

时光荏苒，距《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已五年。文本中呈现的20世纪末的乡村生活对当下读者来说或许已经有了些许隔膜，毕竟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已经渐行渐远。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还是可以在文本细节中辨认出我们当下依然身处其中的各种形异神似的处境，感受到作者在历数了种种现实、道德和情感困境之后反而更加执著的“我要我的理想国”的精神诉求。那么这种穿越时间的共鸣是如何获得和建立起来的？在文本中我们读出了哪些当下性，并从中激发出哪些对当下自我与对象世界的思考？下面，我想从文本结构和文本细节的引申意义等方面做一点个人的理解。

学界在评价《秦腔》时，对文本结构达成了高度一致的认可，即对小说以“鸡零狗碎”的叙述方式切入乡土生活大加赞赏，称之为“当代中国的新乡土化叙述”，是对传统乡土叙事的“终结与开启”，由于文本采用“回到生活直接性的乡土叙事”，对乡土自在的本真性生活作出忠实的“杂乱的呈现”，因而成为直击中国乡村破碎生活图景的“破碎寓言”，而同时又在“语言、叙述方式、修辞以及包含的所有表意形态方面”具备“中国本土性特征”，所以“具有美学上的前进性”^①。而这些细节交织在一起，又形成了一幅巨大的历史横截面图景，“反映了世纪转型之交当代中国众声喧哗的精神生态”^②，传达了乡土中国在面目不清的未来面前“把握不住的巨大惶恐”^③。一气呵成把《秦腔》读下来，感觉仿佛浏览了一幅20世纪90年代中国乡村的“清明上河图”，虽然文

中少了平和冲淡的意趣，遍布荒芜破败的场景，以及重重生活与精神的危机，但是作品与“清明上河图”神韵相通，同样兼得开阔意境和传神细节的浑然交融之美。据此，我们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秦腔》实现了对传统同类型大叙述作品的反动，其叙述方式、叙述视角方面造就的流散、零碎、反理性与文本的立意主旨和表现的宏阔生活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又是一部结构整饬、井然有序的作品。贾平凹说《秦腔》是他“第一次全面写到他的家族和村子”，也提到创作中“故乡框架的搭成”让他对自己的叙述充满了自信^④，我想强调“全面”与“框架”二字。既然全面，就使作品会触及大量的人物和事件，可是这些人物和事件，一言以蔽之，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夏家人事，还有和夏家有关系的人事，包括夏家连带的姻亲关系、邻里关系、历史关系、现实关系等等。所以作品开篇不久就通过疯子引生的嘴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夏氏家族。“夏家兄弟四人”，“按家谱是天字辈，以仁义礼智排行”，夏天仁是“拳头能打死老虎的人”，只是命短，不到六十就死了；儿子君亭是清风街新的政治经济力量的代表。夏天义过去是清风街的老主任，一心为公，虽然退了，但是声威依然，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坚守土地和传统道德，是道义良心的化身；他有五个儿子，前四个分别是“庆金”、“庆玉”、“庆满”、“庆堂”，最后一个瞎瞎。夏天礼小气自私，一直病病恹恹，“不是鬼鬼祟祟背个烂布兜去赶集贩银元，就是端了个药罐到十字路口倒药渣子”；儿媳梅花与他一样，是个爱钱如命之人。夏天智过去是小学校长，